



Window Boy

窗边的男孩

安德里亚·怀特 著 林瑞纯 译



Window Boy

窗边的男孩

安德里亚·怀特 著 林瑞纯 译

Copyright © 2009 by Andrea White
Published by Bright Sky Press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©
2010 by Chang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Bright Sky Press 授权长江文艺出版社独家发行。

新出图证(鄂)字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窗边的男孩 / (美)安德里亚·怀特著；林瑞纯译。

武汉：长江文艺出版社，2010.07

ISBN 978 - 7 - 5354 - 4000 - 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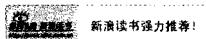
I . 窗 ...

II . ①怀 ... ②林 ...

III . 长篇小说 - 美国 - 现代

IV 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41358 号



[美]安德里亚·怀特著 林瑞纯译

选题策划：金丽红 黎 波 安波舜

责任编辑：张 维

装帧设计：杨燕超

媒体运营：赵 萌

责任印制：张志杰

出 版:	湖北长江出版集团	电 话:	027 - 87679310
	长江文艺出版社	传 真:	027 - 87679300
地 址:	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 - 11 楼		
邮 编:	430070		
发 行:	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		
电 话:	010 - 58678881	传 真:	010 - 58677346
地 址:	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		
邮 编:	100028		
印 刷:	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		

开本: 880 × 1030 毫米 1/32

印张: 9.5

版次: 2010 年 07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0 年 07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245 千字

定价: 22.00 元

版权所有，盗版必究（举报电话：010 - 58678881）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)

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。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,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。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迈进的重要一步。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,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



本书作者与姚明合影

坚持追梦的道路

姚 明

这是一个追梦的故事，讲述一个有着严重残疾的孩子如何克服种种生活和求学中的困难，最终获得属于自己的成功。情节非常生动感人，是一本令人振奋的好书。

本书的作者、休斯敦市长夫人——安德里亚·怀特女士告诉我，她想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，献给中国地震灾区的青少年，以此鼓励自强不息的信念，她准备把所有简体中文版的收入通过“姚明基金”捐给灾区，用于重建学校和资助贫困学生。我非常敬佩和感激她的善举，希望这个故事的传播能完成她美好的心愿，帮助一些青少年朋友看到希望，渡过难关。

人生其实就是一个不断追求梦想的过程。我刚进上海青年队时，就一直梦想着有一天能进国家队为国争光；看了NBA里迈克尔·乔丹的比赛后，又梦想能在世界最高的篮球舞台上和最优秀的球员们一较高下。此后，我通过很多良师益友的帮助和自身的努力，一步一步地实现了这些梦想。回想当年，我也遇到过不少挫折和困难，甚至萌生过放弃篮球的想法，但我身边总会有父

母、教练和朋友的鼓励，让我找到新的动力，去追寻我的梦想。

“坚持”、“努力”、“永不放弃”，这些不是空洞的口号，它会在最脆弱的时候给你力量，让你的勇气和信心照亮追梦的道路。

当然，我是幸运的，我没有本书主人公山姆的残疾，也没有经历过很大的灾难。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，有很多理由可以令我们放弃，但我依然相信更多的是像山姆那样自强不息的人，他们对未来的生生活充满了希望和执著。尽管前进的道路很不平坦，生活的磨练似乎在不断挑战他们的意志和勇气，但我相信坚定的信念依然会鼓舞他们奋勇向前。同时我也希望能有更多像《窗边的男孩》这样的好书，在征途中给人以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。

“每个人都是昆虫，但我相信，我是
一只萤火虫。”

——温斯顿·丘吉尔



Window Boy
窗边的男孩

第一章

跟往常一样，十二岁的山姆·戴维斯坐在窗边向外面看。这是个有两扇玻璃的窗户，像一个篮球场——长方形的，中间有一道线。蓝色的窗帘被推到一边，令他可以清楚地看到斯特林初级中学的全景。

如果没有这个坑坑洼洼的球场，斯特林初级中学就正好在山姆家的后院里。这学校只有一层楼，旁边是个盖了铁皮屋顶的水泥操场，还有个不加顶的篮球场。为了尽可能地离球场——还有篮球，世界上最棒的比赛——更近，山姆把他的额头紧紧地贴在玻璃窗上。

山姆打了个喷嚏。他打喷嚏的时候，头会不由自主地往后仰，把他的轮椅往前推，让他的额头撞到窗户的玻璃上。

“山姆，不要把头靠在玻璃窗上。”

看护的脚步声在他身后响起，珀金斯小姐握住了山姆的手。她总称呼自己是个“超龄年轻人”。山姆看着珀金斯小姐，她灰色的头发和白色的旧护士鞋让她显得很老，可是清澈的眼神、壮硕的身体以及没有皱纹的皮肤看上去又很年轻。他知道，她是为了他好。

这个晚上，又只是珀金斯小姐跟山姆单独留在家里。山姆的

妈妈到一家她最喜欢的意大利餐厅“富利达”吃晚饭去了。一直以来，山姆都很想去，但是他从没去过。那个餐厅门前的台阶太多了，那些台阶令他望而生畏。妈妈每次都会带面包棒给他，他对此已经很满足了。

“山姆，准备睡觉了吗？”珀金斯小姐问道。

如果不犯懒的话，山姆也可以讲话。但是他不出声，只把眼睛朝下看了看，表示“不”。

“好吧，”珀金斯小姐说，“要我读书给你听吗？”

山姆又把眼睛往上看，表示“要”。

“我从图书馆带了一本关于艾森豪威尔的新书。是听艾森豪威尔，还是要我继续念温尼？”

“温温温温尼。”山姆说。“温尼”是他们对温斯顿·伦纳德·斯宾塞·丘吉尔的昵称。

珀金斯小姐离开山姆去拿书的时候脚步轻盈。她回来的时候，山姆知道她拿着一本中等大小、蓝色封皮的书：《我的早年生活》，作者是温斯顿·丘吉尔。

当初珀金斯小姐刚开始念温斯顿·丘吉尔的时候，山姆并没有多大兴趣。他认为温斯顿只不过是个有着婴儿一样的粉红色皮肤、喜欢抽雪茄的老头子。那个英国的首相、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跟希特勒打过仗的人——跟他有什么关系？可是当看护开始念少年温斯顿·丘吉尔故事的时候，山姆被深深地吸引了。

少年温斯顿·丘吉尔很有创造力，他能建造精致的城堡；他很勇敢，曾经从近十米高的桥上跳下来；他也很顽皮，曾在学校里因受责备而气愤地把校长的草帽撕成一片片踩在地上。山姆从不知道跌倒的感觉，但是他非常了解什么是气愤。多少年来，他的脾气坏得惊人。唉，总有很多事情别人无从了解。

有一天晚上，当珀金斯小姐轻柔的英国口音环绕着他、把他放在床上的时候，山姆觉得她的言语几乎变得和温尼的一样。温尼好像穿越了时空，面对面地向他倾诉。

当珀金斯小姐把书放下，山姆就想到了温斯顿，这个伟大的演说家小时候却有口吃的毛病。山姆自己也不能好好讲话，所以他十分好奇，他心存疑惑，温尼是怎么办到的呢？

令山姆大吃一惊的是，温尼回答了他，“小伙子，我就是靠练习，练习，再练习。”

从此山姆学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：虽然这个声音在他脑子里，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声音下一次要说什么。这个声音就像一个朋友。

在等待珀金斯小姐拿书的这段时间里，山姆把目光专注在球场上，他期待着……在篮球场照明灯光圈之外的阴影里，有个人影在移动。那个名叫米奇·高杜夫的男孩总是晚上一个人到篮球场上来。

突然，米奇带着球走到光圈下面。他的个头很小，大概跟山姆一样，虽然山姆看起来更小，特别是坐在轮椅上的时候，就像被揉成了一团。看到米奇在篮球场上跑得这么快，山姆总是希望他刚出生时后脑所受的伤不那么严重，他甚至觉得，那个伤残就算导致自己口吃也没什么，只要能给他一双可以飞奔的腿，打篮球需要那样一双腿，而不是现在这两条没有用的棍子。

山姆有个秘密。他做梦都想像米奇那样打球。可是他不要米奇的生活。去年他在窗边坐了一个夏天，除了米奇的名字之外，他还听到很多关于他的事情。米奇的爸爸老是对他大吼大叫。

“米奇，你死到哪里去了，回家！”

“米奇·高杜夫，你素上帝所造的最烂的孩子。”

“米奇，快滚回来给我帮忙！”

米奇跳起来，篮球划过夜空。今天晚上窗户关着，但是没关系。山姆在脑海里也可以听到“咻咻”的篮球进篮的声音。他想为米奇加油，和他一起庆祝“耶，好球！”，可是珀金斯小姐已经坐在他旁边，打断了他的白日梦。

“念哪里都行吗？”珀金斯小姐问。

“当然。”

珀金斯小姐打开书，开始念温尼在学校又考不及格的故事。她的声音坚定而自信，可是山姆已经兴奋到听不下去了。

明天，山姆想，明天是我第一天上学，我甚至可能会遇到米奇！

* * *

在回家的巴士上，珀金斯小姐坐在一个穿军服的男人旁边。他一只眼睛上戴着眼罩，这使他的另外一只眼睛看起来更深沉、更锐利。他腿上放着一份《斯特林日报》，珀金斯小姐可以看到上面的日期——公元 1968 年 10 月 3 日。

珀金斯小姐是 1918 年出生的，她很难想象现在已经是 1968 年了。“我才五十岁，却已经经历过这么多了。”她几乎是自言自语。

邻座的军人说：“我懂得你的意思。”

“我出生在英国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来到美国，在这里住了将近二十年，帮一个妇人照顾她残障的儿子。”珀金斯小姐对军人说。

军人点点头。

“山姆有脑性麻痹，”珀金斯小姐继续说，“他整天只能坐在轮椅上。可他是个乖巧的孩子。”她叹了口气，想到今天晚上山姆躺在床上，黑色的卷发衬托着白色的枕头，脸上有个扭曲的笑容。

“我相信他是个乖巧的孩子。”军人说。

“他妈妈很爱他，我知道她很爱他。当她拒绝放弃这个孩子的时候，她丈夫就跟她离婚了。她从那场离婚官司里得到许多钱，多到可以请我这么多年，可是她好像把大部分的钱都花掉了。现在我的菜钱只有以前的一半。”

“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烦心事，但是他们通常都不太讲出来。”军人说。

“我已经教山姆说了大概二百五十个字。他也学会了写字。不过事实上是我在写，山姆只是指出字母。但他也可以读。这就是我坚持他该上学的理由。他妈妈跟我理论，说：‘珀金斯小姐，其实我是担心附近那些粗暴的孩子会伤了山姆。’”

说到一半的时候，珀金斯小姐把注意力放在那个军人戴着眼罩的眼睛上。她担心他会很痛。“你怎么受伤的？”

“越南。”军人不想说太多。

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我还是伦敦人。”珀金斯小姐说，“我看到很多不想回忆的事。我们常常留在厨房，坐在一个老式的无线电旁边。在那些日子里，不知什么时候，炸弹就会丢下来。丘吉尔的声音在无线电里变得沙沙的，但是他把该说的话都说出来了。他从来不放弃，我们伦敦人也从不放弃。”

“拜托，”那个军人说，“我想……”

可珀金斯小姐已经上紧了发条，“我不是个懦夫。”她挺起胸膛坐正，“我们英国人知道如何作战。我实在不了解这些反越战的孩子。”

“小姐，对不起。”这个军人指了指过道。“漫长的一天。”他低声说着，好像有些头痛。

珀金斯小姐把膝盖转向一边，好让这个军人离开他的座位。他走到她前排的一个空位子上，重重地坐下。

她看着这个军人的后背，心想，要谈及这些 60 年代的爱与和平，还是以前的人友善多了。

巴士在第十四街与栗子街当中停下来。门开了，几个留长发、穿着破 T 恤的嬉皮士先上了车。最后上来的是一个抱着婴儿的妇人。

珀金斯小姐挪到靠窗的座位，把走道的位子空下来。正如她所料，那个妇人就在这个位子上坐下来，怀里的婴儿穿着一件绣花的粉红小连衣裙，挺可爱的。

“您好。”珀金斯小姐满心期许地问候这个妇人。



第二章

我第一次见到他时，他正倚着窗边，抱着膝盖，头靠在手上。他有着一头乌黑的长发，浓密的眉毛，深邃的眼睛，高挺的鼻梁，薄薄的嘴唇，皮肤白皙，身上穿着一件黑色的毛衣，一条深色的牛仔裤，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运动鞋。他的右手托着头，左手拿着一本《哈利·波特》的书，正专注地阅读着。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对知识的渴望和对生活的热爱。我被他的外表所吸引，同时也被他的气质所打动。我决定向他伸出援手，帮助他完成学业，让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。从此，我们成为了好朋友，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。

第二天早上，山姆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狭窄的球场。他几乎没有注意到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罐头盒，也没有看到已经埋进泥土里的半截旧报纸。篮球场的另一边有他的梦：斯特林初级中学。

珀金斯小姐站在他后面，紧握着他的轮椅把手。虽然轮椅很结实，但是他和珀金斯小姐都从未走过像这样的球场。有的时候，他们甚至在人行道上都举步维艰——比如理发厅门前凹凸不平的水泥路。虽然球场边的草地和中间的泥巴路看起来险象环生，但这是他们到达学校的唯一道路。顺着这条路，到斯特林大约要走上一英里。

“我们能办到。”珀金斯小姐自言自语。

山姆的注意力集中在学校那两扇绿色的木头大门上。大部分的公共建筑都有台阶，他很难进去，但是这个只有一层楼的学校建筑好像正在欢迎他。

“我们走吧。”珀金斯小姐一面说，一面走向球场边上的草地。

山姆开始在轮椅上晃来晃去。他觉得自己好像吞了一颗墨西哥跳豆。山姆记得在第三街跟榆树街之间有个小贩卖那种跳豆，

还有辣花生。

山姆试着不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恶心的感觉上。于是他想到了温尼。“你的嘴唇都裂了，还结了痂。”山姆听到温尼愉悦的声音。“你不想在上学第一天就显得病怏怏的吧。”

温尼的声音令山姆想起这段颠簸路程的目的。他会有一个老师：马丁太太。他也会有真正的同龄朋友，而不是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他们，他们可以一起打篮球、嚼口香糖、吃冰激凌。他还会拿到学校发的课本。

这时，珀金斯小姐不小心撞到了什么，山姆的轮椅也跟着大大地摇晃了一下。这一弹让山姆咬到舌头，但他没有叫痛，因为他不想让珀金斯小姐停下来，他更不希望上学第一天就迟到。他眼眶含着泪，嘴巴里有金属的味道，同时又有点甜味儿——他觉得这个味道十分奇特，但随即就意识到这是血的味道。他从来没尝过自己的血，不由得惊慌失措。

“你这一辈子都在期望拥有别人有过的那些经验，可这个机会来了的时候你却抱怨。”温尼的声音又出现了。现在山姆经常把他的声音当做导师。

“我的舌头都不会打弯了。”山姆跟温尼抱怨。

“你没把它咬断吧？”温尼反驳他。

山姆还没来得及回答，轮椅就又颠了一下，他不由自主地抬头看了看。令他惊喜的是，当他和温尼争执的时候，他们离学校更近了。

“我们几乎已经到那个土堆了。”温尼说。他的声音有着完成任务之后的骄傲，好像送山姆去学校是他的责任。

山姆提醒自己，尽管温尼有时很讨厌，可他的确是个好朋友。

当轮椅穿过草坪之后，奇妙的事情发生了。路途逐渐变得平坦。虽然不像走在地毯上那样稳，但被太阳烘烤过的泥土路总比